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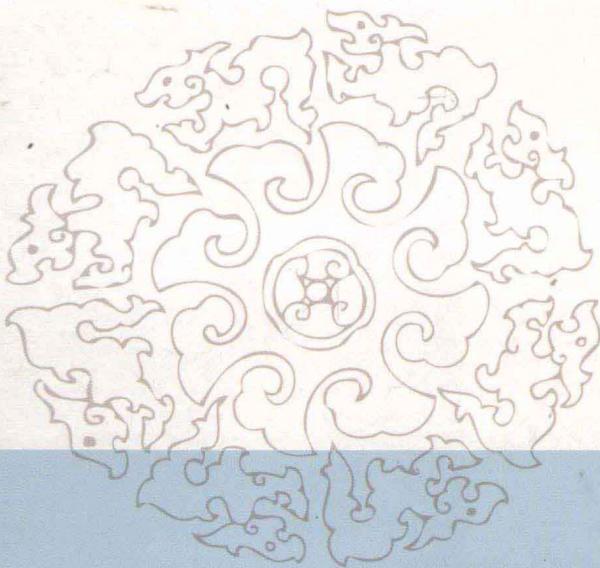
【十三经开讲】

诗经开讲

张善文

马重奇◎主编

陈节◎著



重读经典
弘扬国学

中华五千年经典文化的魅力
——哲学之精妙，文学之灿烂，
史学之辉煌，在这十三本书中作
出了简明生动的展示。

诗经开讲

张善文

马重奇◎主编

陈节◎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开讲/陈节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

(十三经开讲)

ISBN 978 - 7 - 5617 - 8903 - 2

I. ①诗… II. ①陈…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3895 号

十三经开讲 诗经开讲

主 编 张善文 马重奇

著 者 陈 节

策划编辑 朱杰人

项目编辑 曹利群 陈庆生

审读编辑 陈庆生

责任校对 时东明

装帧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8903 - 2 / G · 5285

定 价 2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

: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十三经开讲》修订版弁言

张善文

费时半载，《十三经开讲》终于修订告成，有以呈献于读者了。

这是一套以浅显简易的语言述谈十三经的小型丛书，旨在与当今的青年读者共同研讨这十三部极具历史文化意义的中国古代经典。全书沿承“开筵讲习”的传统教学理念，力求遣词平白，用语轻松，于素淡通俗的氛围中展示经典深永奥雅的学术精神，故题曰“开讲”。

此书十五年前曾以《十三经漫谈》为题，由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在台湾学界产生过较为良好的学术影响。今复作全面修订，提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改版刊行。本次修订，除了更名为“开讲”，将繁体字改为简体之外，另有如下几方面侧重把握：即细校引文、详审观点、润色辞采、充实资料、增补内容，总以严谨缜密为本，期盼推出一套精益求精的富有启迪意义的十三经入门读物，以裨益于学术教育界，繁荣并发展今日国学研究之芬馨文苑。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有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这几句评述尽管带有往昔学人的尊经心愫，但还是颇为客观地说出了“经”的至为崇高的历史地位，值得我们平情思量。毋庸置疑，中国古代经典的浑厚悠远的学术价值，仍期待着众多华夏学人的不断研探与发掘，其永恒的思想晖光必将更加灿烂地映照于人类学术文化之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朱杰人教授对此书的出版给予深切关注，本书项目负责人曹利群编审、项目编辑陈庆生女史为此书的编排审读工作均付出诸多心血，在此谨致谢忱。书中恐仍存不少未妥、未切之处，至盼读者批评指正。

二零一三年三月

写于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

总序

张善文

十三经者，我国五千年悠久辉煌的民族文化宝库中最为精粹的十三部经典著作之总称。

先师黄氏六庵教授（讳寿祺），昔有《群经要略》之作，其书《自序》尝综述诸经之特色云：“余以《尚书》为吾国最古之史，亦吾国各体散文之祖；《诗经》为韵文之渊薮；《春秋》为记事之宝书，此三经于文史关系最钜。”又曰：“近世《礼》学废绝，专业者至稀，而讲《孝经》者亦每失其义。《论语》、《孟子》支配吾国人思想者垂二千年，昔则家弦户诵，今至大学文史系学生竟罕能举其篇目。《尔雅》关乎文字训诂，不识字何以读书作文？”又曰：“独《易》道广大精微，见仁见智，无体无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为典要，惟变所适，初学难以极深研几。”这几句话十分精辟地点明了群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内容特色，并指出近世学者对经学研究的荒疏与缺陷，其言辞之间，不无激励后人当珍视国学而努力研治之良苦用心存焉。

一九九三年夏末，我与罗萤兄赴台湾访学，幸识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陈清荣先生，与之论及中国经学后继乏人的现状，并提议倘能编撰一套简说十三经要义的普及丛书，必将引发今日青年一代治经的兴趣，且将有益于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之千秋大业。陈先生闻毕此论，至为赞许，嘱我及早安排编撰事宜。是为《十三经漫谈》之最初编撰缘起。

越二载，一九九五年初夏，我以出席台湾大学与台湾易经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之机再度赴台，又趁暇与陈清

荣先生深入商讨《十三经漫谈》的编写步骤，承其全力支持，遂落实了此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规划。是年回福州后，我即邀马兄重奇教授共同担任主编，并请罗萤、郭丹、徐启庭、翁银陶、徐六符、汤化、陈节、林志强、黄黎星、刘松来、谢金良、杨志贤、巫少鹏、叶全君等诸位同仁分经撰写，历时一载有奇，经过多次研讨商榷，今喜各书已相继完稿待梓，而诸位撰稿人所付出的努力亦将转化为有补于社会教育之学术成果矣。

中国古代之言“经”者，乃典型常久之谓，故“经典”二字常被联用，而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遂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先秦时代，我国有六经之书，即孔子授徒所用的《周易》、《尚书》、《诗经》、《礼经》、《乐经》、《春秋》六部典籍。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乐经》亡佚，故西汉复兴经学，仅立五经博士。稍后又曾将《论语》、《孝经》增列于学官讲经之典籍。及至唐代，学官所立，于《礼》中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于《春秋》中分《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乃成九经；嗣又增入《论语》、《孝经》、《尔雅》，皆刻石于国子学，于是有十二经之名。有宋一代，程颐、朱熹诸儒出，更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配《论语》、《孟子》而合为一帙，谓之《四书》，则《孟子》亦入“经”矣，此后风行天下之十三经遂以《孟子》殿焉。明清以降，尤其是清代学者阮元编校《十三经注疏》之后，这十三部经典更进一步受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乃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最集中、最深邃、最典型的象征。

略考十三经之编次，依前儒成例，分别为：《周易》第一，《尚书》第二，《诗经》第三，《周礼》第四，《仪礼》第五，《礼记》第六，《春秋左传》第七，《春秋公羊传》第八，《春秋穀梁传》第九，《论语》第十，《孝经》第十一，《尔雅》第十二，《孟子》第十三。本丛书的编

纂，即以此为序。各书的撰写，力求简明通俗，浅显生动，言之有物，以合“漫谈”之宗旨。然因诸经原有深浅难易的区别，加以撰稿者分析角度的差异、行文风格的不同、学术水准的未臻一致，或许仍存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凡此，则至盼读者及学术界各领域之大雅君子的不吝赐正。至于整套丛书面对今天的青年读者，以向他们普及中国经济学常识的撰述原则，我想各书的作者一定是兢兢业业地认真把握的。

欲治中国学者，必自群经始。但研治经学绝不可盲目，务必明确入门的途径，掌握正确的治学方向，才能自立于学术界而有所建树。此即宋儒程颐所谓“见得路径”，“立得一个门庭”之意。先师六庵教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研究室演讲《论易学之门庭》时，曾强调指出：

读经须先立得门庭。所谓门庭者，便是从师讲问如何下工夫，如何读书。再伸畅其说，便是凡治某一种学问，必须求师指导一了当之途径，使不至迷罔惑惑。若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也。（见《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黄寿祺、张善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先师之学源于章氏太炎先生，为章门再传高弟，曾受业于礼学名家吴检斋（承仕）先生、易学大师尚节之（秉和）先生等学界宿儒，其所论析研经之道，允为前辈学者治学的至理名言。今值本丛书完稿之际，谨以先师的教诲奉献给有机会读到本书的朋友们，庶可与他们共勉，也期望本书对年轻读者研读十三经有较多的帮助，更期望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跨世纪的新一代学者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瑰丽的学术之光！

公元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岁在夏正丙子大暑后七日

前 言

曾经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东鲁春风吾与点”；下联是“南华秋水我知鱼”。“南华秋水”，说的是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上辩论的故事。“东鲁春风”说的是孔子和学生讨论理想的事。孔子有一次问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人各自的志向。曾皙一边听着同窗慷慨激昂的陈辞，一边悠闲自在地鼓着瑟。显然，他并不赞成那些富国强兵的皇皇大论。老师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呢？”曾皙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希望在暮春季节，穿着宽松轻柔的春装，同着一些朋友，在沂水中沐浴，在祭坛边乘凉，唱着歌，悠悠然走回家去。”孔子听了以后，感叹道：“好啊，我也赞成这样的理想啊！”^① 曾皙所要唱的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诗经》里的“诗”。那个时候，大多数读书人都能赋诗述志，出口成章，咳唾成珠。

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正处于西周一春秋时期，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地带（包括了大约今天的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区），出现了一股历经几百年而不衰的崇尚诗歌的热潮。

如果真有童话里所说的时空飞行器，让我们回到那个古老的、抹上了种种神秘色彩的时代，我们将看到我们的先人，无论男女老少、贤愚贵贱，或在风和日丽之中、平原旷野之上，群歌互答、忽断忽续；或在学校墙内、师生之间，琴瑟相和、朗吟盈耳；或在朝会之际、酬酢之时，钟鼓齐鸣、涵咏不绝……这是怎样的诗的盛况啊！人们都称誉中国是诗的国度，这个国度，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拥有了一个花团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锦簇的灿烂的春天！

那时的人们，或是用诗来表达互相爱慕的情意；或是如曾皙那样，用诗来抒发快乐的心情；或是用诗来讽刺暴君的丑行；或是像外交使节那样，用诗来表明各自的立场。思想深邃的哲人们，还从诗中领悟到“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理，并用它来谆谆教导后人。

《诗经》不但主题丰富多样，其艺术手法也异彩纷呈，如赋、比、兴、对偶、重迭、夸张、比喻……表现的风格或雄壮、或柔美、或苍凉、或轻婉……姹紫嫣红，触处皆春！韩愈在《进学解》中推誉《诗经》：“诗正而葩。”这个“葩”字，精彩地道出了《诗经》千姿百态之美。

《诗经》的美，是不朽的，因为她的美已经汇入了中国流淌数千年的文学长河，她泽被后代文学的功绩，就像她被人们咏诵的次数一样，是难以计算的。

明人方孝孺《谈诗》诗写道：“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朱东润先生也说：“吾国文学导源于《诗》三百五篇，不知《诗》三百五篇者，不足与言吾国文学之流变。”^①

可见《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英华弥缛，万代永耽”。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的话，意思说优秀的诗歌如花似锦，受到千秋万代人的喜爱。我们用八个字来概括《诗经》的特色，不是很恰当吗？

陈节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① 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绪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目 录

《十三经开讲》修订版弁言	张善文
总序	张善文
前言	1
第一章 《诗经》的作者、时代及地域.....	1
第一节 诗的产生	1
第二节 庞大的作者队伍	3
第三节 漫长的时间与广袤的空间	10
第二章 《诗》的结集	22
第一节 “王官采诗”说	22
第二节 “孔子删诗”说	24
第三节 “太师编诗”说	26
第三章 《诗》的“六义”	29
第一节 《风》、《雅》、《颂》	29
第二节 “变风”、“变雅”、“四始”	35
第三节 赋、比、兴	37
第四章 洋洋大观的《诗经》	56
第一节 周族史诗	56
第二节 劳动之歌	62
第三节 婚恋之歌	67

第四节 战争行役之歌	80
第五节 寓教之歌	86
第六节 讽谏之歌	92
第七节 祭祀礼仪之歌	101
第五章 《诗经》的功用	122
第一节 献诗陈志	124
第二节 赋诗言志	128
第三节 徒歌明志	135
第四节 孔门诗教	137
第六章 《诗经》的音乐美	146
第七章 《诗经》的语言美	161
第八章 《诗经》研究概况	176
第一节 “四家诗”	176
第二节 《毛诗序》	182
第三节 东汉以后的《诗经》研究	189
第四节 《诗经》逸诗略说	195
第九章 《诗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198
第一节 “刺美现事”的现实精神	198
第二节 永不衰竭的艺术源泉	203
第十章 《诗经》鉴赏举隅	209
主要参考书目	225
后记	226
修订版后记	227

第一章 《诗经》的作者、时代及地域

第一节 诗的产生

最早的诗歌是如何产生的呢？世界各民族的诗歌发展史都以翔实的材料向世人表示：人类最早的诗歌是劳动歌曲。它起始于劳动的呼声，又演变为呼声与语言的结合。如《淮南子·道应训》所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布赫尔在《诗歌及音乐的起源》中论述道：

这些歌的助音所代表者，乃是与工作不可解地联系着的那些天然声音的混合。所以野蛮人在工作时的歌调的第一次尝试，并不是根据了作诗的一定规律，而把他们想到的词句集合起来，以便把他的意思表现得最美丽、最为显而易见，而是把半野蛮的声音排列为一定的顺序……

但是这样的“劳动号子”式的诗歌，毕竟过分粗糙，而且不定型。文化人类学者考察的结果是，世界各个民族诗歌最主要的起源是原始宗教祭歌。如古希腊在举行酒神祭典时，主祭者和信徒们，披戴着葡萄枝叶或其他植物的枝叶，在竖琴的伴奏下，狂歌曼舞。后来就从这祭典仪式中产生了抒情诗，又产生了悲剧、喜剧。中国的情况与此相类似。中国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的观念，催生了不少的祭典仪式，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仪式上，人们载歌载舞以娱神和自娱。《尚书·尧典》所记之“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竹书纪年》所言之“帝喾之时，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载之“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等，都为我们描述了荒古时代图腾部落

欢歌狂舞的场面。这种以歌伴舞、以舞助歌的形式，便产生了最早的诗歌。清人阮元考证《诗经》中的“颂”，原来是训作“舞容”^①，就是说，《颂》是诗和歌舞的结合。我们知道，颂诗主要用于祭典，祭典离不开且歌且舞，把“颂”解作“舞容”，是合乎情理的。朱光潜先生指出，汉魏乐府诗中有《鼓吹》、《横吹》、《清商》等名称，都是以乐调名诗。^②这些事实也表明，诗歌、音乐、舞蹈乃是同源的，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只是发展到后来，三种艺术渐渐分化而呈独立之势。

当然，诗歌如果总是停留在伴舞或作为祭典的手段，那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诗歌就不值一提了。随着诗歌的独立，诗歌渐渐被用来表达人们的情感，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诗歌与情感的关系。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汉书·艺文志》也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所谓“志”，即心之哀乐。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明确指出：“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诗就是用来表达内心感情的。《诗·大序》对这个问题作了更透辟的阐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宋代大儒朱熹是这样引申这一段话的：

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餘

① 阮元：《研经堂一集·释颂》。

② 朱光潜：《诗论》《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①

情感既是人类与生俱来之物，总得给它以发泄、表达的机会。先民时代是这样，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学发达时代也是这样，所谓“嘉会寄诗以来，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还，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使贫贱而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也”^②。诗歌发展的历史证明，诗是人类情感最好的载体之一。

第二节 庞大的作者队伍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称“总集”只是因为它汇集了周代大多数诗歌）。据张启成《诗经逸诗考》统计，《诗经》之外，篇名、诗句俱逸的，有 14 首，篇名存而辞逸的有 27 首，篇名逸而词存的有 38 首，篇名、词俱存的有 17 首，共计 98 首。比如《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和其母亲在隧道中相见的情景：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左传》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这些诗都没有被收入《诗经》。这就是说，《诗经》的逸诗几乎占了现存诗集总数的三分之一。^③

① 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② 钟嵘：《诗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

③ 张启成：《诗经研究史论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梁启超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很有感慨地说：“现在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这一段话对《诗经》的评价有两方面：一、《诗经》的价值性。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宝库中，《诗经》是光芒四射的珍品；二、《诗经》的真实性。在琳琅满目的先人珍籍中，《诗经》颇为可靠、非为赝品。

《诗经》这个名称，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有的。在这之前的春秋时期，一般称这本集子为《诗》，因为它总数三百零五篇，所以人们又称它为“诗三百”或“三百篇”。《论语》中就同时出现这两种称呼：“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把《诗》称作《诗经》是有其用意的。

“经”字的本义，是丝线。许慎《说文》释“经”曰：“经，织纵丝也。”古人用“经”来编连刻着文字的竹片——简，就形成了“册”——古代的书籍，因为经跟册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就用“经”来代表“书”。如《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里的“经”，都指书。汉代董仲舒提倡儒学，奉孔子为儒家宗师，凡经孔子整理过的书籍，都看作是可为人常法之典籍，于是《诗经》的名字便应运而生了。

下面，我们先从作者、时代、地域三方面来进行阐述《诗经》。

流传至今的通行本《诗经》共收诗三百零五篇。我们称“诗三百”，不过是举其成数而已。这三百零五篇诗分成《风》、《雅》、《颂》三个部分，各部分的篇数是这样的：

《风》有十五国风，其中《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风》十九篇，《鄘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

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秦风》十一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曹风》四篇，《豳风》七篇。共计一百六十篇。

《雅》分大、小雅。其中《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另有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

《颂》分《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

从以上所列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风》的篇数最多，《小雅》其次，然后是《大雅》和《周颂》、《商颂》、《鲁颂》。

“风”就是民间歌曲，是“土调儿”。它的作者，很可能包括一般的老百姓。他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天真率直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既不想阿谀奉承，去为谁歌功颂德；也不怕那种写了“作则垂宪”就脑袋搬家的朱元璋式的文字网。这些作品多数是以口耳相授的方式传唱的，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加工、改造，因此可以说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国风》基本没有留下作者的真名实姓，但是我们从中体会到的思想感情，却是活泼泼、真切切的。它们如实地再现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一一〇〇至公元前五六〇年之间社会的状况、风土人情或自然风光。例如《豳风·七月》是一首著名的田园诗，其第一章：

【原文】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发，
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
何以卒岁？

【今译】

七月火星向西方，
九月人家分衣裳。
十一月北风呼呼叫，
十二月寒气透心凉。
粗布衣裳都没有，
今年怎样来御寒？